除三孽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除三孽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滄州西郊，山色蔥蓓處，隱極大村落，為眾孫闔族居。族之長名百藥，字邈孫，農叟且濡生也。家赤貧，性狷介，幼聘某氏女，未娶即殞，戚因貧，無與論弦續。乃獨處如野僧，衾寒枕冷，魂夢不甘者，五十餘年矣。所居村隙三間茅屋，插籬為垣，掛箔當戶，輟耕之餘，猶肆歌嘯，聲震震出金石。

瞬屆除夕，風雪滿天，滕六夜舞，子弟有以麩面僉肉饋歲者，雜野蔬製作餅，為明朝薦春盤供客，亦自餉。泥爐燒榾柮，煨濁酒一壺，叟且制且飲，鰥趣頗閑。聽庭外有脆折聲，方懼麂眼為鵝毛壓損，忽有踏軟瓊掀箔而入者，審之則一二八好女子也。容既絕代，妝亦非時，翠襖錦裲襠，繡鞾綠褲褶。進則脫外罩紫披風掛泥壁，即云：「處士大忙，不嫌手瘃皸，許分任其勞乎？」叟思村婦中無其人，深夜窮村，亦不應有侯門亡者，疑於衷，惟笑頷以首。女偎爐略熨纖纖指，即憑幾制一二枚，絕工致。叟贊云：「式仿紅綾樣，能入畫，娘子何巧哉？」女笑而不語，惟星眸餳澀，竟體葯香，似與叟有同嗜。即滿引一觥飛至云：「田家釀，恕不清旨，尚堪一咂乎？」女含笑，遂對酌。須臾，益沉醉，玉樹頹矣。一樹海棠，嬌喚未能醒。叟起，撫香肩，衣皆薄綿，肌如起粟，憐之。

及視壁上物，大驚，紫披風突化為茸茸敗狐革，口鼻尾爪悉具者也。急覆以自家敝裘，然後就燈詳視，益確。始恍然悟玉人為狐。適將執爨，乃藉作引光奴，然濕柴焰發，燦金星，霎時煨燼。再入座，女已欠伸起，喃喃軟語曰：「醉鄉之遊樂乎？」既而掀背上裘，倉皇四顧，索披風，竟烏有，窘迫萬狀，向叟襝衽云：「公長者也，幸勿惡作劇，倘賜反璧，感切淪肌。」叟始猶推託，繼因其哀涕，遂直陳。

女哭曰：「冤　　哉！實告君，妾上界天狐也。修千年，始脫革，功尚虧，不遽棄，頃貪杯中物，遭楚人炬，赤條條將何所歸乎？」叟引過，謝不輟。女又問一襲敝裘，究誰為之覆？叟云：「是尚有他人耶？乃賤子憐卿寒耳。」曰：「噓春授暖，緣遂因之，袍澤之親，即肌膚之愛，儒家以為仁，道釋家以為掛礙，處士累人不淺哉！妾守雌得嫁一老男子，本無顧惜，然而半世之苦行，一朝成敝屣矣。」言已更泣。

叟再拜云：「門外泥深可沒髁，娘子纖足何能一步行？倘恕庸濁，許結天婚，則小團瓢，即子之宮也，更何歸焉？」女歎云：「是亦氤氳簿上註定婚媾耳，妾何敢與數強？」因自述無姓氏，名曰花歡喜，同儔呼為花娘子，失怙恃，孤與叟同。旋聞雞唱，爆竹震比鄰，女殷勤焚柏子，燃樺燭，同拜天神地祇，然後交賀曰：「與郎約，元旦固不能行合巹禮，即宗人小輩亦不容覿面，且閟餘斗室中，百日後，始妾身分明耳。」問：「能預白宗人否？」曰：「雖無媒妁，神天臨鑒，何諱之有哉？」言畢，即進室，且下鍵，隙皆幕遮光，鮮一線。但每有諮白，輒應諾，宛在其中也。朝暾上茅簷，老稚咸集，叟笑舞縷述昨宵事。眾軒渠，疑鑿空，旋聞屋內有咳唾聲，始信。云：「翁既儷仙媛，是即從母、從大母行也，敢不稽首拜瞻慈範？」叟云：「且緩以百日為期，是亦仙偶囑。」眾疑信者半，然一瞥眼，則昨夜之不托，皆蒸騰列幾上，初無僕禦供傳餐。

送客反，問云：「頃為卿之狡繪耶？」隔戶應云：「既為人妻，理司中饋。嗣後有所需，郎但高聲，即能自致。」由是傳說遍遐邇，其急欲擴眼界者反憾春日遲，而　　魔生矣。

先是鄰村有馬氏三　　，其一曰馬時，夜臥人家屋脊上，僵若死，伺屋內一聲息，即應聲化貓犬走，而櫝內錢物空矣。覺者自內吆喝施器械，則滾向外。自外詈罵，擲瓦石，則滾向內。倏來去如鬼蜮焉。其二曰馬安，時之弟也。披狗皮學搖尾，酷肖盧令。夜入人家盜貨財，覺者蹴之，則犬聲如豹。擊之，則身捷如猱。立而施老拳，尤勇無敵。其三馬菊花，時、安妹也。夕盜男子淫，必飽吸其精，死方已。又黑夜伏曠野，引吭哀喚，黑甜中有誤應者，即攝入魂，裝入傀儡腹。演雜劇，攫路人錢與墮孕婦胎，剪小兒，私為兩兄煉迷藥又屢矣。

官俱緝術窮，殲一　　而不可，然皆虐遠郡不敢擾近村。頃聞孫家事，即乘機至，將移禍於仙。百日內，村中果時時夜驚。叟不知也，先期折簡招村人，翌果冠裳坌至，視茅龍不剪，而門外錦步障可十餘畝，匝地覆紅氈毹，陳設珍寶，俗目多未經，且僕婢滿前，鼓吹迭奏，每一答應，聲響若雷。

叟與女出，華服豔妝，眾驚為天人，不覺頫首而屈膝矣。女遜而有禮，倨而能容，堂上下開玳筵數十座，珍錯盈丈席，天倫極歡。然杯斝間時竊竊耳語，蓋訝其驀富貴，村氓鄙理，不得不以夜驚疑花娘子矣。

夜深，兩行畫燭送之洞房，在天比翼，罔喻斯歡。明日，客再到門，則屋可打頭，鹿場如故也。叟出偶有所聞，歸而怨女曰：「家徒壁立，誠愧對仙人，然古之泣牛衣者，獨非伉儷哉？卿若厭貧，大好遠引，幸勿學穿窬貽田畯憂耳。」女佯問云：「何？」叟告以村中所疑。女曰：「嘻！妾偶縛情絲，已難飛越，若再破殺戒，更恐沉淪。但勢如虎背，究未能已已者也。」越三日，召村之耆老告曰：「荒村賊警，外有疑新婦者，然乎？否乎？新婦方擬出奩資，廣阡陌，築第宅。若此事不明，玷辱奚甚。今宵賊之至，略施敕勒以縛之，幸勿輕縱也。」眾以手加額曰：「既為新人鳴冤，又為此邦除　　，幸甚！幸甚！」

夜半二　　果又來，時甫登屋，突鴟尾上有巨手來縛，心急化狸奴，空中驀撒獵網以蓋之，不得逸。安掀狗皮卻走，亦如膠粘，莫能剝，成真狗焉。聞時在網中號，欲齧網救之，亦吸入網。時北斗闌干，村柝漸懈，而女已遣兩牧豎，桴一巨鼓，繞村呼擊賊。眾起視，猶曰：「貓犬耳，何張惶？」豎云：「花娘子傳語，是即賊也，當舁往責供詞，伏人心。」

女乃燃燭茅稽下，坐而受俘，戟指咒云：「棄人身，甘獸體，包獸心，滅人理，遇仙人，獸亦死。」貓犬乃作人語，供不諱。村人辨其音曰：「快哉！是馬家二　　也。」女問曰：「何如？」眾乞新婦施行，曰：「焚之。」時，安大呼曰：「娘子亦異類，奈何虐吾輩至死？」女笑云：「寧可物而人，不可人而獸。吾無湯王德，能為汝開三面網也。速舉火，毋多言。」眾噭應，荷束薪如山，烈焰既熾，　　骨成灰。

馬菊花聞變大哭，切齒曰：「吾必有以報狐婦。」女每傷揪隘，頗難堪。叟以貧對。笑曰；「是何足慮？江海多無主之物，惟仙人能取攜便耳。」因陸續自床底運出白鏹二萬兩，購田壤可接雲，興土木比閥閱。從此人喧于室，馬騰於槽，比舊居判雲泥矣。明年春，女有妊將娩，預懸甕於門，口向外。人問之，笑不答，是夕正臨盆，馬菊花披髮繚衣，持刃突至。將履闥，颼然甕飛下，蓋頂若山邱，不容一掀擲。人方奔瞰，而屋內呱呱啼，嬰兒正墮地，是為叟之長子也。

村人聞菊花甕內如蒼蠅聲，自訴：「報兄仇，將甘心于花娘子，今遭毒手，悔罪矣，願宥之，自投魑魅地，不敢再攖夫人城也。」村無男婦，莫不撫掌，恐逸出，仍不利於產婦。即環炙巨炭，一　　亦焦。時正苦旱，明日沛甘澤滿溝洫，慰三農。人以為花娘子除　　之報云。年餘，女又育，是為叟之次子。長名曰伯雍，次曰叔和，皆穎敏，入邑庠，均娶名家女。女相夫教子，督織課耕，勞瘁極矣，而姿致長如二十許人。

叟則雞皮鶴髮，漸龍鍾，每問云：「卿既仙矣，能無卻老方乎？僕若先化，恐卿亦孤寂煞耳。」女曰：「或吾歸甯時，當為君采一鳳麟草。」曰：「卿前云孤子，何又有家？」笑云：「不過鷗程迢遞耳。妾姊妹宛若，亦久賦離群。」卓午，攜叟走入山中，不見。明午，又攜手從門外歸。子婦爭問訊，大笑，絕不言何往。惟叟顏色光澤，健步異尋常。又五年，雍、和同榜成進士，旗鈴到門，叟正與女餐餅飲村醪。聞捷，叟啞然一笑，目遽瞑，逝矣。

女毫不哭泣。殮畢，亦臥床呻吟，抱重病。雍、和奔歸，哭甚哀。女呼而諭之曰：「娘本不當死，奈前除三　　為閻摩所惡，數不可逃矣。其速辦櫬具，與汝父聚泉台。」言已起趺坐，玉柱雙垂，含笑亦卒。

出殯日，冠蓋而送臨穴者千人。覺女材獨輕，謀開視，則一玉簪一古鏡，屍不見也。年餘，長婦病，夢至一處，山水樓臺，色皆金碧，桃花萬頃，天吳紫鳳相往來。忽有呵殿至者，金芝翠蓋，車上端坐一美人。審之，姑也。急下拜，姑告云：「阿婆已奉帝敕主此山，為除　　真妃，阿翁亦挈帶成鬼仙，毫無苦。小夫婦積善做人家，不必念椿萱。」旋出松花餅與婦餐，婦三咽而醒，病旋瘳。雍出官侍郎，和官方伯，子孫亦繁衍多貴人。此丁君樹亭所述者。

懊儂氏曰：人與狐偶，歷代甚多，何足奇？所奇者為大地除妖　　，既智勇且決斷，視執法懵懵之官宰，為何如乎？生有大功德於民者，死當百世祀，屍解後，膺帝封，分也。彌留時數語，未免猶巾幗習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